

第四講 先秦諸子與古典中華文化的凝塑

壹、講授內容摘要：

1、前言：

公元前一千紀「哲學突破」(K.Jaspers, 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.)

「經典」之價值系統

2、先秦諸子對「自我」的看法：

2:1 認知活動

2:2 道德活動

2:3 美藝活動

2:4 政治活動

儒家以道德活動為主體：以仁釋禮

道家以美藝活動為主體

法家以政治活動為主體：「二柄」、法、術、勢、賞罰

3、先秦諸子對「世界」的看法：

馬克斯：《德意志意識形態》中批判費爾巴哈 ↔ 「所談是人自身，而不是現實的歷史的人」

4、結論：

古代中華文化特質有二：

4:1 就人與「世界」的關係而言：

近代歐洲文化：「浮士德精神」(Faustian spirit)征服世界

印度佛教文化：捨離世界

古代中華文化：

(1)莊子：觀賞世界

(2)孔子：化成世界，所以不只解釋世界，更有心於改變世界

4:2 就人與「自然」的關係而言：

人與自然相滲透、轉化、依存

外在自然 —— 內在自然：天理 —— 人欲

主體 —— 客體：「自然」 —— 「人爲」

貳、閱讀作業：

1、《中國文化史》，第三章第 2、3 節

2、A Brief History, Chap.2

參、史料選讀：

1、《莊子·天下篇》：

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，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。古之所謂道術者，果惡乎在？曰：「無乎不在」。曰：「神何由降？明何由出？」「聖有所生，王有所成，皆原於一。」不離於宗，謂之天人。不離於精，謂之神人。不離於真，謂之至人。以天爲宗，以德爲本，以道爲門，兆於變化，謂之聖人。以仁爲恩，以義爲理，以禮爲行，以樂爲和，薰然慈仁，謂之君子。以法爲分，以名爲表，以參爲驗，以稽爲決，其數一二三四是也，百官以此相齒。以事爲常，以衣食主，蕃息畜藏，老弱孤寡爲意，皆有以

養，民之理也。古之人其備乎！配神明，醇天地，育萬物，和天下，澤及百姓，明於本數，系於末度，六通四辟，大小精粗，其運無乎不在。其明而在數度者，舊法世傳之史，尚多有之。其在於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者，鄒魯之士，搢紳先生，多能明之。《詩》以道志，《書》以道事，《禮》以道行，《樂》以道和，《易》以道陰陽，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。其數散於天下，而設於中國者，百家之學，時或稱而道之。天下大亂，賢聖不明，道德不一。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。譬如耳目鼻口，皆有所明，不能相通。猶百家眾技也，皆有所長，時有所用。雖然，不該不遍，一曲之士也。判天地之美，析萬物之理，察古人之全，寡能備於天地之美，稱神明之容。是故內聖外王之道，闡而不明，鬱而不發。天下之人，各爲其所欲焉，以自爲方。悲夫，百家往而不反，必不合矣。後世之學者，不幸不見天地之純，古人之大體，道術將爲天下裂。

不侈於後世，不靡於萬物，不暉於數度，以繩墨自矯，而備世之急，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，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。爲之太過，已之大循，作爲〈非樂〉，命之曰〈節用〉。生不歌，死無服。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鬥，其道不怒，又好學而博不異，不與先王同，毀古之禮樂。黃帝有咸池，堯有大章，舜有大韶，禹有大夏，湯有大濩，文王有辟雍之樂，武王周公作武。古之喪禮，貴賤有儀，上下有等，天子棺槨七重，諸侯五重，大夫三重，士再重。今墨子獨生不歌，死不服，桐棺三寸而無槨，以爲法式。以此教人，恐不愛人。以此自行，固不愛己。未敗墨子道，雖然，歌而非歌，哭而非哭，樂而非樂，是果類乎？其生也勤，其死也薄，其道大艱。使人憂，使人悲。其行難爲也，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。反天下之心，天下不堪。墨子雖

獨能任，奈天下何！離於天下，其去王也遠矣。墨子稱道曰：「昔禹之湮洪水，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，名川三百，支川三千，小者無數。禹親自操橐耜，而九雜天下之川。腓無胈，脛無毛，沐甚雨，櫛疾風，置萬國。禹大聖也，而形勞天下也如此。」使後世之墨者，多以裘褐爲衣，以跂蹻爲服，日夜不休，以自苦爲極。曰：「不能如此，非禹之道也，不足謂墨。」相里勤之弟子，五侯之徒，南方之墨者，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，俱誦《墨經》，而倍譎不同，相謂別墨。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。以綺偶不侔之辭相應，以巨子爲聖人，皆願爲之尸，冀得爲其後世。至今不決。墨翟禽骨釐之意則是，其行則非也。將使後世之墨者，必自苦以腓無胈，脛無毛，相進而己矣。亂之上也，治之下也。雖然，墨子真天下之好也，將求之不得也，雖枯槁不舍也，才士也夫！不累於俗，不飾於物，不苟於人，不伎於眾，願天下之安寧，以活民命，人我之養，畢足而止，以此白心，古之道術，有在於是者，宋鉏尹文聞其風而悅之。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，接萬物以別宥爲始，語心之容，命之曰心之行。以駟合驩，以調海內。請欲置之以爲主，見悔不辱，救民之鬥，禁攻寢兵，救世之戰，以此周行天下，上說下教，雖天下不取，強聒而不舍者也。故曰：「上下見厭而強見也。」雖然，其爲人太多，其自爲太少。曰：「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。先生恐不得飽，弟子雖飢，不忘天下。」日夜不休，曰：「我必得活哉！」圖傲乎救世之士哉！曰：「君子不爲苛察，不以身假物。」以爲無益於天下者，明之不如已也。以禁攻寢兵爲外，以情欲寡淺爲內。其小大精粗，其行適至是藻而止。公而不黨，易而無私，決然無主，趣物而不兩，不顧於慮，不謀於知，於物無擇，與之俱往，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，彭蒙、田駢、慎到聞其風而悅之。齊萬

物以爲首，曰：「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，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，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。」知萬物皆有所可，有所不可，故曰：「選則不遍，教則不至，道則無遺者矣。」是故慎到棄知去己，而緣不得已。泠汰於物以爲道理。曰：「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。譏髀無任，而笑天下之尚賢也。縱脫無行，而非天下之大聖。椎拍輓斷，與物宛轉，舍是與非，苟可以免。不師知慮，不知前後，魏然而已矣。推而後行，曳而後往，若飄風之還，若羽之旋，若磨石之隧，全而無非，動靜無過，未嘗有罪。是何故？夫無知之物，無建己之患，無用知之累，動靜不離於理，是以終身無譽。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，無用賢聖。夫塊不失道。」豪傑相與笑之，曰：「慎到之道，非生人之行，而至死人之理，適得怪焉。」田駢亦然，學於彭蒙，得不教焉。彭蒙之師曰：「古之道人，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。其風竅然，惡可而言？」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魴斷，其所謂道非道，而所言之躄不免於非。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，雖然，概乎皆嘗有聞者也。以本爲精，以物爲粗，以有積爲不足。澹然獨與神明居，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。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，建之以常無有，主之以太一，以濡弱謙下爲表，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。關尹曰：「在己無居，形物自著。其動若水，其靜若鏡，其應若響。芴乎若亡，寂乎若清，同焉者和，得焉者失。未嘗先人而常隨人。」老聃曰：「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爲天下谿。知其白，守其辱，爲天下谷。」人皆取先，己獨取後，曰受天下之垢。人皆取實，己獨取虛，無藏也，故有餘。歸然而有餘。其行身也，徐而不費，無爲也而笑巧。人皆求福，己獨曲全。曰苟免於咎，以深爲根，以約爲紀，曰堅則毀矣，銳則挫矣，常寬容於物，不削於人，可謂至極。關尹老聃乎！古之博大真人哉！芴漠無

形，變化無常，死與生與，天地並與，神明往與！芒乎何之，忽乎何適，萬物畢羅，莫足以歸，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，莊周聞其風而悅之。以謬悠之說，荒唐之言，無端崖之辭，時恣縱而不儻，不以觴見之也。以天下爲沈濁，不可與莊語，以卮言爲曼衍，以重言爲真，以寓言爲廣，獨與天地精神往來，而不敖倪於萬物。不譴是非，以與世俗處。其書雖瑰瑋，而連犴無傷也。其辭雖參差，而諷詭可觀。彼其充實不可以已，上與造物者遊，而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爲友。其於本也。宏大而辟，深閎而肆。其於宗也，可謂稠適而上遂矣。雖然，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，其理不竭，其來不蛻，芒乎昧乎，未之盡者。

惠施多方，其書五車。其道舛駁，其言也不中。歷物之意，曰：「至大無外，謂之大一。至小無內，謂之小一。無厚不可積也，其大千里。天與地卑，山與澤平。日方中方睨，物方生方死。大同而與小同異，此之謂小同異。萬物畢同畢異，此之謂大同異。南方無窮而有窮，今日適越而昔來，連環可解也。我知天下之中央，燕之北越之南是也。汜愛萬物，天地一體也。」惠施以此爲大，觀於天下而曉辯者，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。卵有毛，雞三足，郢有天下；犬可以爲羊，馬有卵，丁子有尾；火不熱，山出口，輪不輾地，目不見，指不至，至不絕，龜長於蛇，矩不方，規不可以爲圓，鑿不圍柄，飛鳥之景未嘗動也，鏃矢之疾，而有不行不止之時，狗非犬，黃馬驪牛三，白狗黑，孤駒未嘗有母，一尺之捶，日取其半，萬世不竭，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，終身無窮。桓團公孫龍，辯者之徒，飾人之心，易人之意，能勝人之口，不能服人之心。辯者之囿也。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，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，此其柢也。然惠施之口談，自以爲最賢，曰天地其壯乎！施存雄而無術。南方有倚人

焉，曰黃繚，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，風雨雷霆之故，惠施不辭而應，不慮而對，遍爲萬物說，說而不休，多而無已，猶以爲寡，益之以怪。以反人爲實，而欲以勝人爲名。是以與眾不適也。弱於德，強於物，其塗隩矣。由天地之道，觀惠施之能，其猶一蚊一虻之勞者也。其於物也何庸！夫充一尙可，曰愈貴道幾矣。惠施不能以此自寧，散於萬物而不厭，卒以善辯爲名。惜乎！惠施之才，駘蕩而不得，遂萬物而不反，是窮響以聲，形與影競走也。悲夫！

2、《荀子·非十二子篇》：

假今之世，飾邪說，文姦言，以梟亂天下，喬宇嵬瑣，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。縱情性，安恣睢，禽獸行，不足以合文通治，然而其持之有故，其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眾，是它囂、魏牟也。忍情性，綦谿利跂，苟以分異人爲高，不足以合大眾，明大分，然而其持之有故，其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眾，是陳仲、史鯀也。不知壹天下，建國家之權稱，上功用，大儉約，而僂差等，曾不足以容辨異，縣君臣，然而其持之有故，其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眾，是墨翟、宋鉞也。尙法而無法，下修而好作，上則取聽於上，下則取從於俗，終日言成文典，反紂察之，則倜然無所歸宿，不可以經國定分，然而其持之有故，其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眾，是慎到、田駢也。不法先王，不是禮義，而好治怪說，玩琦辭，甚察而不惠，辯而無用，多事而寡功，不可以爲治綱紀，然而其持之有故，其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眾，是惠施、鄧析也。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，猶然而材劇志大，聞見雜博，案往舊造說，謂之五行，

甚僻違而無類，幽隱而無說，閉約而無解，案飾其辭而祇敬之，曰：「此真先君子之言也。」子思唱之，孟軻和之，世俗之溝猶督儒嚙嚙然不知其所非也，遂受而傳之，以爲仲尼、子游爲茲厚於後世，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。

3、《韓非子·顯學篇》：

世之顯學，儒墨也。儒之所至，孔丘也。墨之所至，墨翟也。自孔子之死也。有子張之儒，有子思之儒，有顏氏之儒，有孟氏之儒，有漆雕氏之儒，有仲良氏之儒，有孫氏之儒，有樂正氏之儒。自墨子之死也，有相里氏之墨，有相夫氏之墨，有鄧陵氏之墨。故孔墨之後，儒分爲八，墨離爲三。取舍相反不同，而皆自謂真孔墨。孔墨不可復生，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！孔子、墨子俱道堯、舜，而取舍不同，皆自謂真堯舜，堯舜不復生，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？虞夏七百餘歲，殷周二千餘歲，而不能定儒墨之真，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，意者其不可必乎。無參驗而必之者，愚也。弗能必而據之者，誣也。故明據先王，必定堯舜者，非愚則誣也。愚誣之學，雜反之行，明主弗受也。墨者之葬也，冬日冬服，夏日夏服，桐棺三寸，服喪三月，世主以爲儉而禮之。儒者破家而葬，服喪三年，大毀扶杖，世主以爲孝而禮之。夫是墨子之儉，將非孔子之侈也。是孔子之孝，將非墨子之戾也。今孝戾、侈儉俱在儒墨，而上兼禮之。漆雕之議，不色撓，不目逃，行曲則違於臧獲，行直則怒於諸侯，世主以爲廉而禮之。宋榮子之議，設不鬥爭，取不隨仇，不羞囹圄，見侮不辱，世主以爲寬而禮之。夫是漆雕之廉，將非宋榮之恕也。是宋榮之寬，將非漆雕之暴也。今寬

廉、怨暴俱在二子，人主兼而禮之。自愚誣之學，雜反之辭爭，而人主俱聽之，故海內之士，言無定術，行無常議。夫冰炭不同器而久，寒暑不兼時而至，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。今兼聽雜學，繆行同異之辭，安得無亂乎？

肆、思考問題：

- 1、公元前第一個千年之內，世界許多古代文明都經歷了所謂「哲學的突破」，但各個古代文明「突破」的方式不一，試就中華文化「哲學突破」的特點加以討論。
- 2、試從文化史的觀點，討論所謂「禮崩樂壞」（《論語》）及「道術將為天下裂」（《莊子》）的涵義。
- 3、先秦之世，儒墨以顯學並稱於世，分庭抗禮，乃漢以後，儒學為學術正統，而墨家一蹶不振。試就兩者學說之根本相異點及當時社會背景推論其原因。
- 4、孔子有教無類，首開平民教育之先河。試論孔子在中國學術史及社會史之重要性。
- 5、試以《論語》為基礎，討論孔子思想中「君子」觀念之涵意。
- 6、春秋戰國時代士人興起的原因何在？對春秋戰國時代的變局有何影響？
- 7、春秋戰國時代係中國史一大變局，諸子蠡起，百家爭鳴，其所言故詳略異同，然皆務為治也。先秦諸子對時代變局之基本看法有何異同？試申論之。
- 8、司馬遷嘗論先秦法家之學曰：「韓非者，喜刑名法術之學，而其歸本於黃老」，其說涵義如何？你認為此說能否成立？如可以成立，則所謂「其歸本於黃老」一語，應做

何解？如認為不能成立，請申論你所持之理由。